



潘金森

有理亦難說得清

漢語語言學門戶廣大，每一個漢語用家都有發言權。

近年有流行「潮語」，曰：「誰大誰惡誰正確！」這又是高收視電視劇出過的「經典對白」。潮語能反映時代特徵，從應用語言學的角度去看，此說亦不無道理。

語言學可以說是舶來品。傳統中國讀書人都要接觸一點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三門學問分別研習漢字形、音、義三大特徵。今天學習漢語語言學，或多或少涉獵文字、音韻、訓詁這三科。

如果我們隨便找來一個小學生，問其南宋名將岳飛背上的刺字，應該可以得到「精忠報國」的答案。不過近日台灣省教育當局倒行逆施的「去中國化」終於產出成果，有台灣省小孩連岳飛其人都未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又哪知這「阿飛」的背上紋了啥字詞？「精忠報國」四字問題何在？

實情原詞「盡忠報國」才符合古人修辭的規矩。若以當代語言學術語形容，這叫「動資格」並列的四字成語。盡和報是動詞，忠和國是名詞，如此而已！「精忠報國」的構詞按古代漢語修辭的要求就「不合格」了。

再來橫向比較，「斬草除根」即是這種結構。斬草是清理野草生在地面上的部分，除根是連草根也挖出來。俗語有云：「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兩事性質相近而程度有深淺。又如「崇洋媚外」，崇是推崇，意義屬中性；媚是諂媚，非正人君子所當為。回到「盡忠報國」，盡忠只是盡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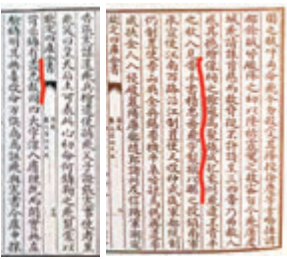
職守，任何人幹任何職業、在任何崗位都應該如此；報國就鄭重得多，隱含為國犧牲，甚至捐軀也在所不惜的承諾。

據《宋史·岳飛傳》記載，當岳飛被審時就出示自己背上的刺字：「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那麼因何今時人人都說「精忠報國」？原來先南宋高宗曾經表揚岳飛「精忠」：「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筆者思疑後來有人編寫岳飛的故事時，將紋身和軍旗兩事混在一起。於是岳飛背上的刺字就由「盡忠報國」變作「精忠報國」了。

現時九成以上的教科書、兒童讀物，還有學校老師所教都說「精忠報國」，我們縱然翻過《宋史·岳飛傳》，也不好說「大家都錯，只有自己對」，只宜說社會主流在這事「不依事實」，我們只是還原真正的歷史記載。這樣有書證支持吾說，至不濟也不過是給人罵為「書獃子」，不至於給人當為胡說八道。

遇上有人「不依舊說」可以怎樣？想起曾有當紅歌手發表了新曲曰《執迷不悔》，基於「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新規矩，若「糾正之」，則肯定有人會發瘋，咆哮道：「從來只知『執迷不悔』，沒有聽過『執迷不悟』！」若再不知情識趣，給他看字典詞書，還可能再捱罵：「語言原本可以隨時空改變，你過時了！」筆者還是只說這曲目「不依舊說」、「修辭未佳」好了。其實「迷」只可以藉「悟」而解，「悔」則於「迷」無益。

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遇上當今這個世道也只好如此應付，如果連說說也不敢，「考據」什麼的，都該扔到茅廁去，免得礙眼。



●(左圖)岳飛盡忠報國。(右圖)宋高宗賜精忠岳飛旗。作者供圖



思旋

奮力團結 應對氣候變化

今年是中國很重要而又值得紀念的一年。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之路、改革開放之路、多邊主義之路。習主席呼籲各國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事實上，在這半世紀以來，對聯合國所作的貢獻，是舉世所矚目及讚揚的。

近年來，面對複雜多變的世界大局，聯合國更肩負重大的責任，相信近200個成員國都在費盡思量面對挑戰。

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積極提出多方建議應對全球新冠疫情以及全球因氣候變化而發生的種種災難。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大公無私向有需要的國家捐贈疫苗及分享應對疫情的良方和經驗，向多國和組織提供超過15億劑疫苗，中國擁有最大疫苗產能，是世界之福，受惠者感恩不淺。習近平主席曾倡議：「堅定不移推進抗疫情國際合作，共同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共同護人類健康美好未來」的講話，充分表現中國人的智慧，廣受世界各國的擁護。

近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發表的書面講話中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維護多

邊共識，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多邊主義是良方。第二，聚焦務實行動。行動，順景才能變為現實。各方應該重信守諾，制定切實可行的目標和願景，並根據國情盡己所能，推動應對氣候變化舉措落地實施。發達國家不僅自己要做更多，還要為發展中國家做得更好提供支援。第三，加速綠色轉型。要以科技創新為驅動，推進能源資源、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經濟社會綠色發展，探索發展和保護相協同的新路徑。

習近平主席曾指出，中國承諾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人民為此作為大國擔當而感到自豪。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逾百領袖達成協議，各國承諾2030年前停伐森林。我們一定要奮力團結，在應對氣候變化新征程上奮鬥！

多事之秋的今天，幾乎在每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不前的時候，反之通貨膨脹出現，物價水平上升，民生大受影響。近年所發生的高溫效應，又出現洪荒、旱災、地震……引發糧食安全危機，令人類生活備受挑戰，民怨沸騰。主婦為每餐買菜而大嘆「菜價大漲至十分不合理」。曾記得某些窮苦大眾口出怨言：「無錢食雞鴨海鮮，唯有食鹹魚白菜啦。」

料不到今天，幾乎白菜比起肉價還貴哩？



潘金英

嬰兒探老 長幼讚歌

現代小家庭，難以三代同堂，更遑論四代了。女兒婚後添了寶貴，是家庭第四代。探望公公及太婆，就須出遊了。

嬰兒身為孫女及曾孫女，探望長輩令老人家心中倍感安樂，大展笑顏。

小公主剛滿半歲了，父母不想她每天呆在家裏，雖有疫情，但小心做足準備，就可帶她出門！公主與爸媽家住太子，出發先坐港鐵，再轉村巴上山，才可到外公的山居。外婆天下山看望孫女，但公公行動不便，每周探孫一次，女兒女婿決意帶小孫上山，免公公勞頓！

爸媽出門前準備好衣物、尿片、濕紙巾、奶粉、糊仔等，換上新衣裳的小嬰兒，興奮郊遊。她坐港鐵已不是首次，周末常跟爸媽過海探爺爺、嫗嫗。但這趟是登山！

秋風微微吹，她好奇地看窗外掠過深淺青綠的新世界，眼睛張得大，陌生嘛！山村空氣帶點草泥味，濃蔭大樹到處見，野花綠草，蜂蝶飛舞，她手足舞蹈了！

車程不短，彎曲的山路走了半小時才到達。睡蟲都跑出來，她抵達外公家時，已沉沉入睡了。公公開心逗她，小公主因被弄醒哭了！每周公公下山探孫女時，首要抱抱她，故甫見她抓家，即想抱抱！她感覺被接手的溫度不同，睜眼一望，不是媽咪！即驚醒了抗議哭起來！幸好媽咪有法寶，開出她平時喜歡的溫奶來，讓公公餵，即止哭了。她邊喝奶邊受睡仙召喚，睜眼地啣着小嘴再入睡，她沉重地依偎在外公臂彎內，公公乏力也不覺累！

住在油麻地的大婆，常等不及曾孫女來探，就動身去看她。太婆愛抱她，喜餵她吃米糊，鋪上大地墊，讓曾孫女躺臥唱歌，或坐在嬰兒吹氣梳化椅玩樂，太婆疼惜她，撫摸她的頭顱，而我就即時為她拍照。無論吃奶，嚼糊仔，唱歌學語言，哭或笑，動手踢腳，翻身或爬行，我都一一拍照，她成了我手機的鏡頭焦點，她被層層豐厚的愛團抱着；我每天拍出她各種動靜進展，想留住成長中之珍貴時刻！

丁姨媽買了一個粉紅大頭花，她媽咪把美麗的頭花戴在小公主頭上，真太萌了！眨眼半歲的她快高長大，令長者都樂開眉；她活潑愛笑，擁有簡單的快樂。她是一屋人的小寶貝，誰都愛她，難怪她夢裏也會微笑！

嬰兒是首詩，是生命的讚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湊要弄孫之樂，是長、幼世界兩相連接，親老愛幼，和諧互動，共演繹出美好的人生讚歌！



余似心

從《假面之夜》談服務之道

最近看了改編自東野圭吾推理小說的同名電影《假面之夜》，男主角木村拓哉和女主角長澤正美固然是賣點，我喜歡推理小說讓人不斷思考分析案情的挑戰。今次不去談論這電影劇情是否合理，但看這電影時我更欣賞當中所帶出的酒店服務專業和精神，值得從事任何服務業的人員學習。

兩集電影的案件都發生在東京同一家高級酒店內，女主角飾演的酒店前客經理山岸尚美，以客人第一的原則，堅守從不說「不可能」。總之客人要求到的，無論如何不合理和困難，也得想盡方法辦妥，又要令各方都不得失，面面俱圓，最終令客人完全滿意！我們聽來就覺得「不可能」吧，大部分人都會想，世上提出無理要求的客人多的是，辦不到的便要堅決拒絕，免得為難自己。這樣找麻煩的客人，損失了便作罷，日後還可以有安樂日子……這便是成為平庸的原因！

電影內女主角處理多個客人高難度要求

的方法，也真令人拍案叫絕，其細心、誠意、聰慧、專業，表露無遺，以致通過重重考驗。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服務態度是任由腕錶時間不準確，因為「一個專心為客人提供服務的人不應時常看錶，這會令客人感覺到不受尊重。」

在香港，沒有重工業，約九成的行業屬服務性質，所以香港大部分的從業員應深明服務與待客之道。我也曾從事服務行業，記得有空姐同事曾告訴我，「要在客人提出要求之前觀察到他們的需要，例如見客人雙手交叉抱著手臂，就應意識到他們覺冷，便要盡快遞上毛氈和暖水。」這便是專業和高心的服務。

可是總有一些人的心態只為應付工作以賺取餬口之資，甚至不喜歡面對人群，連笑臉也擠不出，更遑論要求他們付出不耐性與真誠了。從事服務行業真不容易，尤其是人總有情緒的時候，要抽離自己投入工作委實不易，但我相信任何的服務專業也可以學習得來，在於是否有敬業樂業之心。



陶生峰

百轉千腸的鄉愁

故鄉，一個只有離開的時候才會形成的自我概念。沒有別離、沒有遊走、沒有身在異鄉，就不會有故鄉。長大後遊歷天涯海角，才知道故鄉就是深夜孤寂時心頭的那一抹憂傷，鄉愁就是唇齒上的那一絲眷戀。一提到我的村口鎮街，使我勾起了對故土的懷念，更使我回想起口鎮那些傳統名店、名吃。

時間回溯到一百多年前，在口鎮街抑或東關大集上，街頭商舖鱗次櫛比，小吃攤星羅棋布，趕集人摩肩接踵。拉洋片的、變戲法的、說書唱戲的，種種熱鬧讓人流連忘返，肚餓之時，可到路邊的南腸、方火燒、羊湯舖子尋美味，飽腹小憩之餘，讓人齒頰留香。延續到今天，說到口鎮名吃那是多着呢，最有名的有方火燒、漿豆腐、油煎包、煎餅和掛麵等，在解放初期的幾年中，這些買賣可紅火了。

我從小記憶最深的還是口鎮南腸。我記事時就聽老人說過：「香不過的老南腸，拉不盡的萊蕪豬。」「順香齋南腸買好了麼？」「早就買好了，你都囑咐八百遍了！」每逢過年過節，不少萊蕪人的家中都有如此對話。口鎮南腸是山東名吃之一，在山東可謂婦孺皆知。因其製作香料過去皆來源於南方一帶，故萊蕪人習慣稱之為南腸。南腸是以「萊蕪黑」豬肉為主要原料，加之祖傳秘方和六道嚴格工序，使其香味醇正、餘味悠長，很受大眾喜愛。

順香齋南腸在萊蕪，如同阿膠之於東阿。我們一家與「順香齋」頗有淵源，我的父母、哥哥都在順香齋老廠工作過。一提起順香齋南腸，父親就會打開話匣子，滔滔不絕講他的光輝事跡和順香齋的歷史傳承。清朝道光年間，濟南府歷城縣蘇家莊人蘇志廷，祖輩以煮製豬肉為生，在歷

城地區打響了「蘇家餛飩舖子」的名號。雖然生意不錯，但是店面並不是太大。蘇志廷想把生意做大，便把目光轉向了濰博博山。那時的博山，手工業發達；往來客商絡繹不絕，蘊含着更大的商機。蘇志廷挑着一副擔子，前面筐裏是孩子，後面筐裏是家什，就這樣走了100多里地，來到了博山西治街南頭，開了一家小店，名號「順香齋」。

當時，蘇家店舖隔壁是一家藥舖，一來二往，蘇志廷與藥舖的老板中醫成了好朋友，蘇志廷也學到不少中醫知識。家裏有老人身體不舒服，吃不下肉，就請中醫給開了服順氣通絡、和胃健脾的方子。砂仁、丁香、桂枝等藥材和肉丁放在一起煮熟，老人真就吃下了。蘇志廷很受啟發，在這服中醫藥方的基礎上不斷調製改良，逐漸創出順香齋南腸的秘製配方。經過刮腸、剝肉、拌餡、灌腸、晾曬、蒸煮等工序精製而成的順香齋南腸，風味獨特，具有健胃理氣等功效。蘇志廷在博山經營幾年後，又搬到了萊蕪吐絲口鎮，即現在的口鎮。吐絲口鎮是交通要道，來往客商眾多，而且萊蕪黑豬是做南腸的好料。這樣到了民國時期，順香齋南腸已經成為當地的名吃。

1947年萊蕪戰役打響，吐絲口成為主戰場。順香齋南腸第三代傳人蘇樂顏為躲避戰火，暫時回到濟南歷城老家。萊蕪戰役結束後，蘇樂顏重新回到吐絲口鎮，看到被戰火毀壞的店舖，傷心過度，翌年2月就去世了。當時年僅17歲的蘇樂顏之子蘇傳傑，從濟南趕到萊蕪，成為順香齋南腸第四代傳人。1952年，正值抗美援朝戰爭時期，蘇傳傑捐獻現金100元，向抗美援朝部隊供應了800多斤南腸。

光陰荏苒，斗轉星移，如今的口鎮街依舊人煙熙攘，熱鬧非凡。蘇志廷絕對不

會想到，由他始製的南腸，在160年後竟然成長為一個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產業。順香齋業已成為有150多年的歷史的「中華百年老字號」。改革開放的1986年，正式成立了「萊蕪市口鎮順香齋」。

我打記事時就記得，南腸老店就坐落在口鎮中心十字路口以東商業街的路北，在高門台階上有一座磚瓦房。店內擺設不只有南腸，還有葷子肉、卷肘子肉、餛飩肉以及醬油和醋，辣疙瘩鹹菜也是遠近聞名，老遠都能聞到店內南腸的醬香味。在我上學之前，父母經常指派我去店裏打醬油醋，有時給父親去買餛飩。每次家裏來了親戚或貴重客人，母親就叫我去買南腸，每次只買十塊錢的，店老闆刀功非常好，切得薄透亮，顯得數量多，然後用荷葉包起，紙繩一捆，我提着高高興興往家走。

有一次，走在胡同口時，我提着南腸正走得開心，一條流浪狗突然跑向我呲牙咧嘴地狂叫，還想吃我的南腸，嚇得我沒命地跑，不小心摔倒了，當我倒下的這一瞬間，我所想的是這包南腸，我緊抱在懷裏，生怕讓狗看到，結果把膝蓋磕破了皮。我每次買回南腸時，父親就獎勵我一片，我都不捨得一口吃下，而是一點一點地品嚐。有時發饑了，給我一片還不離開。父親就又給我一片，說：「拿着快出去玩吧！」那個時代，這類食品都是高檔食品。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讓父親多吃上一片。他老人家為養活我們姐妹3個，不分晝夜地操勞，是多麼的不容易。

如今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場的發展，南腸這一傳統美食，已成為大眾的家常菜，再不一片片品嚐，而是一段段地吃。我是口鎮人，真心為我家鄉有這個傳統名吃而感到自豪！



狸美美

心中的鬼

上個周日是萬聖節，不誇張地說，這是小狸最喜歡的節日之一。

因為太好玩兒了呀。

很多人恨不得從9月就開始暗搓搓作準備，冥思苦想尋創意，再eBay某寶置備情下單。只等那一天夜幕降臨後，鄭重其事扮上，呼朋喚友殺向蘭桂坊。又或者有娃的，領着自家娃挨家挨戶要糖吃。

當穿着一身迥異於日常的行頭走在街上，和大批同樣神頭鬼臉的奇葩們參與變裝巡遊，那種感覺真是奇妙又有趣。碰到所扮人物相同或配套的，大家會隔着馬路熱情揮手，好似找到了親人。而看到那些創意特別精彩的，人們更會踴躍上前合照、鼓掌和豎大拇指。

想像力、儀式感、被拉近的人與人的距離，以及環顧四周後發現「還是有不少有趣的人」的欣慰，正是小狸熱愛萬聖節的四大原因。再具體到當下，因疫情而坐困愁城了兩年的人們，萬聖節這麼個「大樂子」難道不是天使的禮物嗎？

不就真的有很多人覺得它既不樂不天不休，不僅不喜歡它，甚至對它深惡痛絕。比如小狸雖然在這一激動地連發了好幾條朋友圈，卻收穫了史上最少的點讚。數量銳減的評論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在吐槽「好恐怖」、「很不喜歡西方的這個節日，生活裏應該多些給人和諧美麗的節日，這個太邪惡了」、「就是這種帶壞了孩子！導致他們犯罪率那麼高」……

如果只是審美不同導致欣賞不了創意只覺得恐怖，那小狸還可以理解，但扯到「犯罪率」和「邪惡」又是哪

哪？啞然失笑之後，小狸忽然在想一個問題：奧特曼和小豬佩奇是不是就是這撥兒人舉報的？

犯罪率的成因非常複雜，幾乎涉及城市及人性中的每一個面向，如果把它單單歸咎為一個萬聖節，那思維確實過於簡單粗暴了。順便說一句，不僅犯罪率不能單一歸因，您家孩子「學壞」了也不能全推給佩奇的豬叫，而應該更多地檢討自身的家教。

另一方面，水至清則無魚，一個絕對真善美的無菌世界，縱使不談它可不可能存在，即便真的能存在，那就真的好嗎？沒有了菌，也就意味着無法強大免疫能力，而絕對的真善美，也就意味着絕對的假惡醜。與魑魅魍魎行徑的萬聖之夜相比，絕對無瑕的美麗新世界才是真正的恐怖片吧？

至於邪不邪惡的問題，萬聖節的本意是驅鬼祈福，近代之後演變為以趣味性為主的變裝派對；雖然血腥呼啦的造型有不少，但也有滿街的迪士尼公主、蝙蝠俠和哈利波特，「恐怖、邪惡」似乎並不準確，至少不全面。而那些總喜歡以中國傳統文化來做對比的人們，巧了，佛教中的五門禪法中恰有一種法門叫白骨觀，即通過觀看恐怖的白骨來修煉，警醒世人世事無常，破除貪嗔癡的執念，珍惜當下，淨化自己。而這，與百鬼夜行的萬聖夜過後才是真正溫暖的諸聖節，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說到底，萬聖節只是個藉機放鬆的趣味噱頭，端着你用什麼心態去感受它。有個網友說得好：心中有鬼，天天都是萬聖節。



劉征

第一爐香：這該死的精神戀愛

《第一爐香》屬於誰？以前它自然只屬於張愛玲。這會兒卻不一定了。許鞍華將它改編成一部電影，女導演（許鞍華），女編劇（小說家王安憶），作為絕對中心的女主角（薇龍），和一個極富於爭議的女演員（馬思純）。因為這股複雜的力量，它的口碑很不好。對於大眾來說，它不符合一般人善良單純的倫理觀。裏面所有人在跟對方睡覺，或者都盯着錢。甚至在電影院，你時時就能聽到此起彼伏的驚叫聲，大家幾乎不敢相信這些人的大尺度。而對於張愛玲迷來說，它更因為顛覆了原著當女性柔弱被動的形象而使這部電影看起來有點兒狠。十分的不文藝，倒是有些陰險。從各方面來說，它都不討喜。除非，你把它當成一部反映當下現實的心理分析電影。在這個視角下，這電影可以有重重隱喻。其中一重，就是女性主義。通過它的原著和它本身的比較，你甚至能夠看到女性地位崛起所要求的權力正在發生變化。

在張愛玲的原著當中，充斥着的都是各種

可憐的女人。薇龍是被命運脅迫着一步步走到了賣身的地步。她身為女人，因為無法擺脫對於家庭的渴望，遂成為一個犧牲者。她想要一個家，家代表著不同於陰冷老宅的印象，有愛、有關注、有安定感。說到底她是一個舊式女人，恨不得用命去換這些東西。儘管它們都是假的，她也願意為之付出。這更突出了她作為被動者的地位。薇龍不是張愛玲小說當大唯一一位女性犧牲者。在她旁的小說裏，大大小小的全是這樣的人。七巧（《金鎖記》）、許太太（《心經》）、白流蘇（《傾城之戀》）、曼楨露露、世鈞媽媽（《半生緣》），她們都是舊式女人。在男性絕對強勢地位的對比下，她們痛苦地、隱形地、可有可無地活着。這些女人成就了張愛玲，讓她通過悲憫、細膩和痛苦共同成就了一種尖刻的風格。

然而，馬思純把這個人物昇華了。她所塑造的薇龍，是張小嫻和女權主義的混合體。張小嫻曾有一句特別有名的愛情感悟，她說：「愛情是一個人的人。」馬思純飾演的薇龍就是這種戀愛狀態。她的自嗨型精神戀愛並不需要男人，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對

方的到來，更像是恰好駐留在她愛的位置，滿足或激發了她的某種幻想，便被她俘獲了。她給予對方金錢，這金錢用她的真換獲取，男性成為無力要求對方，並只能被觀賞的對象。這不是薇龍，這是馬思純。作為一個演員，她模稜兩可的輿論形象當中就包含着某種精神疾病的影子，好像她對於每一段愛情都是受害者，因全心全意愛着對方而倍感痛苦，並為此抑鬱不已。實際上，恰恰相反，她的愛只屬於她。沒有任何男性可以比擬她的愛，因為對方只是她精神戀愛的仿品。於是在對方那種挫敗感當中，她獲得了自由。因為她比他更強大。

馬思純的戀愛狀態是馬思純的，現在她的樣子是薇龍的樣子。這要感謝王安憶的劇情設定和許鞍華的高超導演能力。在電影還未開始的時候，就選擇這樣一位女演員，她幾乎不需要表演。只要展示她自己，她就符合了人物的形象。看完之後我才忽然意識到，原來，女性是在用她的女性特質成為一個鬥士，而不是因為她們單純在踐行一種叫做戰鬥的觀念。